

柴火余温中的简单生活

□余美德

生活,有时候被我们复杂化了。在纷扰喧嚣的日常里,我们追逐着名与利,却往往忽略了那些微小而温暖的幸福。那天,身心俱疲的我踏入了同事哥哥的家门。一场不期而至的聚会,成了我心灵的慰藉。

夜幕低垂,没有星辰闪烁,只有寒气逼人。我们围坐在顶楼,一盆熊熊燃烧的柴火释放出原始的温暖。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,带来了一抹远古般的宁静。同事灵巧地将红薯和马铃薯埋在炭火之下,那动作仿佛是一种仪式,是对大自然最朴素食材的致敬。

他说,让你品尝一下最原始的味道。我对此是比较接受的,因为与他有多年的感情,我与他也是无话不说。聊天的声音此起彼伏,话题从工作的琐事跳跃到生活的点滴乐趣。笑声和火苗一同在空中跳跃,而我,一边聆听着友人的故事,一边不自觉地用铁钳翻动着红薯,生怕它们在不经意间被烤成焦炭。那股专注和细心,像是对这夜晚温情的呵护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而那清香也在无声中弥漫开来。开始,只是淡淡的味道在空气中徘徊,接着愈发浓郁,直至整个院落都充满了红薯和马铃薯的香味。那是大地的味道,是简单生活的味道,它解开了一天的劳累,驱散了秋夜的寒意。

我接过一个刚出火盆的红薯,外表焦黄,内里却是滚烫的甜蜜。轻轻咬下一口,那甜香在口中绽放,仿佛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阳光的温度。随后,又尝了一个马铃薯,它的香醇厚实,让人心满意足。我说,要是再来点焗辣壳就更完美了。同事立马说,我马上去找,我家里有。我笑着说,不用不用,我只是开玩笑的。我想,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吧,简单而真实,没有繁复的修饰,只有纯粹的享受。

忽然之间,我心中升起一股念头,果真此刻加些许胡辣壳撒在热气腾腾的食物上,或许能更添风味。那种微微的辣味与烟火香气交织,定会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刺激的味觉画卷。

其实,生活就像这柴火边的聚会,不需要太多华丽的修饰,只需简单的食材和朋友的陪伴。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,让心灵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。那份平和,那份纯粹,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滋味。

今宵,我将这份简单而真挚的幸福带入梦中,它将在我的记忆中,如同这柴火的余温一样,久久不散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生活多么忙碌,我都会记得这个晚上,记得那火光、那食物、那笑容,以及那份难得的宁静。因为我知道,只要心存简单,生活自会甜美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作协会员)

那年……

□甘永善

几下,熄灭了,枕在我的胳膊上溘然长逝……

父亲由于病魔的缠扰,还未到六十岁,便丧失了劳动能力,无奈办理了病退。

后来,父亲的病愈加严重,穿衣都很累,常常气喘吁吁。他成了医院常客,隔三岔五住院、输液,待缓解后才回家。

1992年3月,我从陈家湾过天桥,意外发现父亲站在天桥中间,凝神地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,风吹着他灰白的头发如一缕枯草。我心一酸,赶紧扶着他回家。一天,我回父母家,没想到在三楼拐角处见父亲边喘边流泪,原来他实在走不动了。我连忙扶着他,父亲嚅嚅道:“年轻时挑一大挑湿衣服去中渡口河边清洗,也没这样累。”说着,悲怆涕下。

那时,父亲71岁,已经老态龙钟,虚弱不堪。父亲揣摩,自己时间不多了,便要求给他做一次“大生”,将能找到的三亲六戚均请来赴宴。

正好,厂里对外营业的小食堂承接宴席,我们决定五一节将父亲的生日宴席设在这里。

父亲对这次做生十分重视。4月底,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来问我,生日宴准备好了没有?我说,您放心,已准备妥当。

5月1日那天,阳光灿烂,亲朋陆续来到小食堂,厂里的一些朋友也来祝贺,有八桌人。父亲成了中心人物,向他敬酒的人不少,犹如众星捧月。父亲也乐开了花,他一生从没获得过这么“高规格”的待遇,像小孩一样呵呵直笑。看着他兴奋的样子,我心里一阵阵发痛,一阵阵酸楚。

我知道,他已病入膏肓,他是在死神面前拼命地挣扎,这么一个短暂的时刻,这么一个小小愿望,他却获得了极大的慰藉。我心痛难过,在一旁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半年后,春节刚过,父亲生命微弱的油灯摇曳了

母亲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,健康幸福地生活着。特别是姐姐、妹妹她们付出了许多,有二十余年的时间,都是妹妹在照料母亲。母亲有糖尿病、高血压而长寿,得益于她们及其孙辈们的爱戴、孝顺。

母亲生命力极强,大约10年前,她就患了癌症。但手术后却什么事都没有,未进行化疗放疗就痊愈了,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我们在准备给母亲做95岁生日的时候,打算联系歌舞班来助兴,但被母亲阻止。她说不要这么复杂、浪费,就是请亲友吃顿饭。她特别强调,生日“不收礼金”。

随着母亲年龄增长,犯糊涂的时候也多了。每次家人说母亲糊涂了,而我赶去的时候,她却总是很正常,丝毫不糊涂。

2020年9月30日,儿女、孙辈、曾孙辈、玄孙辈热热闹闹地为她办98岁生日,“老祖宗”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。母亲生活一直能自理,她信心满满要活到100岁。

谁知道,2020年岁尾,噩耗突然降临。12月11日凌晨两点多钟,夜半惊铃,外侄女打来电话,我立即预感到母亲出事了。果然,她说外婆头天都是好好的,半夜突然发病,送重医三院抢救,现在心跳已骤停,要大家赶紧去医院。

我们开车风驰电掣般向医院奔去。

母亲病情恶化,医生让家属进病房告别。我和二姐进去,弥留中的母亲躺在病床上。我喊妈妈,但她没有任何反应。摸她的额头,感觉不到温度,眼泪便夺眶而出……

家人开始为她办理后事,我心绪难平,坐在椅子上。“11点58分,母亲停止了呼吸。”顿时,我再也控制不住,眼泪长流,禁不住抽泣起来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顾问)

花的味道

□周鹊虹

春天来了,满山姹紫嫣红,色彩斑斓。花应该是大自然的精灵吧,它们从黝黑的泥土中,从茂密的绿色里,绽放出别样的精彩。

自古以来,花的盛放,代表热烈与绚丽,花的凋零,代表惆怅与凄冷,被无数文人墨客渲染。然而,我对花最初的情感和认知,更多的是来自味觉。每到春暖花开时,我都会在那些芬芳中感受到别样的味道。

在老家湖南,一到春天,满山的杜鹃花,我们叫它映山红。映山红开得热烈时,整个山头如同着了火一样。童年时能吃的东西很单调,好在农村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馈赠,野果、鲜花,甚至树叶,都成为美食。

映山红就是很美味的食物。放学后,我们腾跃于山丘,去摘映山红。摘来的花,小心翼翼将花蕊拔掉,然后一大把塞到口中,酸酸甜甜的滋味,伴着红色的汁水从口中溢出。那是记忆中非常粗野也非常美好的味道。

映山红之后,栀子花又挂上了枝头。栀子花的花香很浓,飘得很远很远。采回来用开水焯一遍,然后冷水浸泡,去掉涩味,栀子花便从白色变成了灰色。然后用来炒肉片,特别清香。秋天,栀子花会结成黄栀子,这是一种可食用、也可入药的天然染色剂。用黄栀子浸泡的水煮糯米,可煮出金色的糯米饭,有一种独特的清香,还能去热毒。

成年之后,偶尔也会遇到可食用的鲜花。那年夏天,我们去黑山谷的农家乐,看中田野中什么菜,就摘什么菜吃。农家老伯问,要不要尝一下木槿花?我很好奇,让老伯做一个尝尝。老伯的菜园周围种了一圈木槿花,我自告奋勇,不一会儿就摘回一大盆。用猪油余汤,放入木槿花。煮熟的木槿花褪了色,漂浮在汤水之上,如云朵倒映在山间的水塘里,热气腾腾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舀两朵花和汤到碗中,竟能品味到鸡肉的嚼劲和口感。

2017年暑假,我们经过利川龙船水乡,住的农庄旁,有一块菜地种满了鸡冠花。女主人摘下几朵鸡冠花,说是用来炒菜。吃饭时,我有点迫不及待,鸡冠花呢?女主人指了指盘子,那不是酥肉吗?她让我们尝尝,我夹起一块仔细看,果然里面有紫红色的东西。尝一口,很有嚼劲,还有肉的香味。原来,鸡冠花撕成条状,再裹上面粉,炸成酥肉的样子,味道非常不错。

人间四月天,又是漫山遍野开满槐花的时候。读大学时,教学楼外有很多高大的槐树,这个季节的校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味道。在槐花香气里,听唐诗宋词,听昆曲,听哈姆雷特,有着别样的滋味。槐花有多种吃法,炒鸡蛋,凉拌,煮稀饭……槐花的香气很特别,是我吃过的鲜花中香气最浓郁的一种。

《离骚》里,屈原以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来寄托对修为美德的追求和对美好人性的坚守。花朵里,藏着季节的气息,藏着童年的往事,藏着家乡的情义,藏着人情的冷暖。春暖花开时,不妨带着品味的心态去品尝,那花的芬芳,花的味道,那一切与花相关的事和情愫,就会从你生命的深处弥漫开来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有风景的女人(外一首)

□廖诗林

我与你,你与我
是紧贴着大地的两条轨道
在黄昏的光亮中,在山村的氤氲里草木是黄的

树林中鸟鸣的欢歌
唤醒了一位佳人的向往
那修长的背影,不停地移动
装满曾经,漂染的岁月
把酸甜苦辣的故事
贮藏成相机里的风景

黄昏来临之前

独坐江边
夕阳,在江水另一端闪烁着
金色的粼光
仿佛,岸边那块石板也有了记忆

清澈、光洁、秀滑
一位姑娘,手提浸湿的衣物
在这里捶打、搓揉、抖动
我扔出一颗石子,产生了水花
溅湿了她的衣襟和笑声

后来,我的衣物和时光
就在这块石板上
任由她捶打和清洗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